

1月28日,农历大年初三,朱仙镇上的许多商铺都闭门放假,“恒义祥”木版年画店却选择了照常营业。

“恒义祥”位于河南开封市朱仙镇中心岳飞庙东侧,店面外墙上贴着一张巨幅的朴拙年画,白脸红眼皮儿的秦琼挥鞭骑坐马上。

踏进店门,柜台以及四壁皆摆挂着年画。“朱仙镇木版年画,中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,”女店主忙着向客人介绍,“单张的、裱过的、带框的都有,还有成册的。”

这里的年画,最便宜的2元一张,尺寸较小,稍大的卖6元,裱过的二三十元,成册的较贵,百多元至三千多元不等。年画色彩是“土味”十足的大红大紫大绿,内容则以老式的秦琼敬德、五子登科、送子观音、刘海戏金蟾为主。

“恒义祥”门口不远便有一家卖胶版年画的地摊,五毛一张。与便宜而新潮的“地摊货”相比,“恒义祥”的年画并不讨喜。“镇子上的人不买这个,嫌太贵,他们都买几毛钱一张的印刷品。”即使是在这座有着“中国木版年画之乡”称号的古镇上,家家户户的门口,贴出的全是胶印年画。

“恒义祥”向东数百米,有一条穿镇而过的“运粮河”,当地政府沿河修建起“年画一条街”,街上集中了十几家如“恒义祥”这样的年画店铺和作坊。正值春节,街面游客稀落,只有十几面写着“中国木版年画之乡——朱仙镇”的旗帜沿河排开,在寒风中飘扬。

见证者姚敬堂

“如今,镇上各家作坊大多靠出售年画故事集、年画邮票、年画长卷为主,单张年画卖的很少了。”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会会长姚敬堂说。

78岁的姚敬堂是为数不多的、见证了朱仙镇年画几十年兴衰全过程的老人之一。

这里曾是一方重镇,早在北宋便是商贾云集之所。明代末年,贾鲁河开通,朱仙镇渐成南北水陆交通枢纽。及至清代,这里已然领街广东佛山、江西景德镇、湖北汉口,位列“四大名镇”之首。朱仙镇年画的名头也渐渐叫响,兴盛一时。

后来,因黄河多次泛滥,贾鲁河道淤塞,且屡遭战祸,朱仙镇及其年画业逐渐衰落下来。而今,“四大名镇”中其它三个均已升格为“市”,只有朱仙镇还保留着“镇”的建制,现属开封县管理。

姚敬堂是朱仙镇本地人,十四五岁便跟着兄长卖年画。自幼喜爱书画的他,闲时便临摹年画上的人物。据他回忆,虽然历经战乱、水灾,但直至解放前夕,朱仙镇里还有23家年画作坊,“每年一过九月初九,就开始上工。”

上世纪50年代,木版年画被列为“封建迷信”,禁止印刷。大量年画木版被堆在大街上烧掉,年画作坊主则大多被划为地主打倒。

没有人知道,当时一共有多少木版被付之一炬,姚敬堂的调查和估计是至少3000多套。尽管曾有人私藏了一部分木版,但经过“文革”的洗劫,这一部分木版也几乎无存。

1986年3月25日,在省市旅游局的支持下,朱仙镇年画社成立。姚敬堂作为首任社长,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年画古版。但费尽气力,年画社也只收集到53块。“其中2块明代,23块清代,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版。”

为了查访年画技艺的传承人,姚敬堂立下“年龄60岁以上,曾在老作坊中学徒3年以上”的标准。按这条标准,镇上在世的老艺人一共11人。

11个人,53块古版,这就是历史留给朱仙镇年画的全部。为了找到更多的年画画样,姚敬堂托人从德国、前苏联、日本、台湾等地博物馆拍下保存在那里的朱仙镇年画图样,回来后再依样绘图,依样制版。凭着记忆、琢磨和尝试,他们一点点将这们古老的艺术恢复起来。

1993年,姚敬堂从年画社社长的位置退休,却继续担任年画研究会会长。研究会的作坊就设在他家的小院中。20多年来,他搜集了朱仙镇年画共198种,并从中挑选出一部分编印成年画故事集出售,市场反响不错。“前年卖了32万,去年卖了21万。”姚敬堂说。

新传人张继中

1992年,姚敬堂赴河北武强参加一个木版年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,同行中有一个26岁的年轻人张继中。武强之行,让学美术出身的张继中第一次看到了年画的魅力。

2007年,张继中被镇上任命为“万同老店”老字号的经营者。“我的曾祖父是万同的领作师傅。这也是一种传承方式”,张继中解释说。这位中等身材,体态微胖的豫中农民,思维清晰且语速奇快。

“朱仙镇年画产品,最好卖的是文化。”张继中说,“仅仅停留在卖几张年画的水平上,是不行的。”

1993年,张继中进入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工作,“进来之后才知道,整个年画社除了20多口人,什么都没有”。为了给年画社谋点收入,1994年初,张继中跑到上海去“拉钱”,7个月,他搞到120万元,建起朱仙镇第一个印刷厂,张继中



11个人,53块古版,这就是历史留给河南开封朱仙镇年画的全部

1996年,年画社欠着26.8万元外债,银行不给贷款,债权人四处追债,一天最多收到过33张追债的法院传票

千年古镇的年画兴衰

本报记者 王舒怀 温素威文并摄影



1月23日,农历腊月二十八。朱仙镇老字号“天成老店”的作坊里,一块木版静静地躺在台面上。

观察时评



朱仙镇木版年画是一个标本,在各方关注、争相参与的可喜局面背后,仍然隐藏着难以理清的利益纠葛

既要正视利益 更要明确责任

温素威

鲜明的艺术形态、独特的制作工艺、浓郁的乡土气息,作为中国木版年画的鼻祖——朱仙镇木版年画,见证了她的故乡千年古镇昔日的繁华,饱经了自身的兴衰荣枯。当下,她静听着各种利益主体保护与开发的辩论,目睹着固守传统工艺和商业运作的纷争,面临着生存的危机与发展的机遇。朱仙镇年画的兴衰和她所面临的境遇,正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个标本。她作为一种世代相传、反映历史上民众生活生产状态、思维方式、情感寄托的民间文化,虽孕育成长于民间,却不期然传承着民族的文脉,彰显着人类生存方式和情感表达的丰富性。今天的人们,面对她,不仅勾起对悠久历史的遐思,亦被祖先的创造力所折服,对或卑微或高贵的传统活态文化的生命力由衷敬畏!

应当说,我们国家,从政府到民间,从城市到乡村,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,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,关注其传承。

但是,这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。

即使像朱仙镇木版年画这样有着相当广泛影响的传统活体文化,在各方

关注、争相参与的可喜局面背后,仍然隐藏着难以理清的利益纠葛和矛盾交织。传统和现代、传承与创新、政府和民间、商业与文化,乃至门派、正宗、龙头的争论,都使得她的传承面临抉择,保护遭遇风险。

概而言之,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,陷入了生存与发展的迷局。生存,就是把传统继承下来、保存下去;发展,就是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,使之走出故土、迈向市场。

焦点在于,对于生命力顽强但是生存状态十分脆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,是否应该寻求市场化手段来保护、开发和应用,简言之,产业化开发能否作为抢救、保护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出路?

毫无疑问,市场化和产业化具有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驱动力。通过产业化开发,可以为文化显化和换取价值,为保护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,同时吸引、培养大批的传承人,使之得以后继有人,传承有望。

但是,同样无可置疑的,是一味的

商业开发,惟经济效益是逐的做法,必然使得世代相传的活态文化面临丢掉传统、失去原貌的风险,从而威胁到她的生存和传承。

在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问题上,应当明确这样的思路,那就是,发展亦即开发是为了使其生存和传承下去。这才是目的,也是最高原则。

要做到这一点,就不能不说到政府的作用。诚然,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的强大,在于民间发挥的主导力量及感情认同的支撑。但是,一旦成为公共性的资源,一旦市场力量的强力介入,政府的作用就显得至关重要。可以这样认为: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,不是市场的职责,而是政府的责任。比如,实施保护战略,为民族民间传承人命名、进行相关普查、建立保护名录,创造传承环境,鼓励甚至直接投资为传承人建立工作室、作坊,为传承人提供生活补贴乃至保障等。

总之,应该强调这样的观点: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,既不能回避利益,更应明确责任。只有这样,才能妥善破解生存与发展的迷局。

如今,朱仙镇上的年画作坊只有七八家,从业数百余人。不要说与鼎盛时期的“家家会沾染,户户善丹青”相比,即便较之上世纪90年代初期,也是大为凋零。“当时,附近几个庄子里都有农民自印年画,现在都不干了。”

缺少市场肯定是重要因素,胶印年画的迅速普及大大挤压了传统年画的需求,“朱仙镇年画有一千多年历史,画风、内容与现代人生活差异很大。”张继中认为,“但从长远来看,我们还是会做胶版年画。”

“嫁接、创新、糅合,适应现代人口味,这是一个大课题。”朱仙镇镇长尚剑飞说。

尽管更多的人认为,朱仙镇年画的艺术价值,要远远大于其实用价值,“是艺术品,不是日用品”。但是,对“艺术”的坚持又谈何容易。

现今,当年“年画复兴”时的11名老艺人在世者寥寥,镇上不少老字号的后代已经脱离年画行当。“传男不传女”的古老风俗,令这项传统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。

朱仙镇年画使用的色彩多则9种,少则5种,与天津杨柳青、山东潍坊、江苏桃花坞、四川绵竹等国内其它年画种类相比,其一大特色在于所用颜料完全就地取材,以矿物和植物手工炮制得来。如墨色使用煤黑,红色使用苏木、广丹,绿色使用铜绿,紫色使用葵花子等。

手工熬制颜料,短则几个时辰,长则一天,远不如化工颜料使用方便,“拿水一兑就行”。然而,直至今天,朱仙镇艺人以使用这些天然颜料为傲,提起化工颜料颇为不屑:“那些色一见太阳、一见水就都没了。咱们的画,印完直接放在水里也不掉色。”

独特的颜料造就了朱仙镇年画的艳丽色彩,也决定了其成本无法与批量而廉价的化工色相比。适用的材料也越来越少,“以苏木为例,太贵,上次花了好几百块买来,结果全是苏木根。”姚敬堂说。

一些传统技艺中使用的工具也在消失。如上色时使用的刷子,传统上使用红叶草制成,“软硬适中不伤版”,但环境起了变化,当年河边遍是红叶草的情形早已不见,越来越多的技师不得已使用棕刷代替。

朱仙镇年画的另一特色,在于它纯粹套印而成,绝不手工补色或手绘填色。这保证了朱仙镇年画古朴、乡土的画风,却也在无形中制约了其表现题材与表现能力。

“比如去年的奥运福娃,脸上那种白里透红的效果,天津杨柳青能印,我们印不了。”朱仙镇木版年画行业联合体主席刘彬说。

但无论如何,传统和本色技艺仍要坚持,这是许多人的共识。“应该坚持将朱仙镇年画作为一种文化遗产,而不是商品来对待,不能仅仅以经济效益来衡量其成败”,开封县委书记于吉良认为,“这里有中国民俗文化的根,不能坏在我们手里。”

龙头之争

朱仙镇年画社成立前5年,即1981年12月2日,开封市也成立了“河南朱仙镇木版年画社”,古版研究室主任叫郭泰运。

“朱仙镇年画”名头的叫响是在朱仙镇,起源却在北宋都城开封。明清两代,朱仙镇年画最鼎盛时,镇上的年画作坊达300多家。但到解放前,年画作坊逐渐由朱仙镇向开封迁移,开封再度成为朱仙镇年画的产销中心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解放初期。

郭泰运是开封著名年画作坊——“云记”老店的学徒。早在1961年,开封市便曾组建“开封市朱仙镇年画生产合作社”,希望朱仙镇方面派人教画,“但我们不愿意教。”姚敬堂回忆说。

开封市方面后来便找到了郭泰运,以及李广亮、朱永敬等老艺人,进行了旧版的挖掘、整理工作。河南大学刘铁华、王威等教授都常到社里指导,并组织创作了一批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年画。

尽管“合作社”不久便关门了,市、镇两拨人马却暗地里埋下了一个争论,即朱仙镇年画发展的龙头是放在朱仙镇,还是放在开封市?

进入90年代,市场经济的大潮让不少人嗅到了朱仙镇年画背后的商机。市、镇两级的暗中争夺渐渐升温。2004年,开封市博物馆成立了“开封朱仙镇木版年画研究保护中心”,聘请郭泰运前来主持,2006年12月,郭泰运当选为“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”。

文化部每年下发给市里一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,其中一部分专项用于年画保护,但“朱仙镇政府从来没拿到过这笔钱,被市里留下了”,一位镇干部私下告诉记者。

2006年1月,朱仙镇木版年画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但时至今日,朱仙镇并未拿到这块牌子。这块牌子如今复制品放在开封县文化局,原品放在开封市博物馆。

姚敬堂做过的最得意的一件事,则是在1992年,他便将“朱仙镇”申请为商标,使用范围为“年画”,商标的所有人属于朱仙镇年画社。

2008年初,在市政府的协调下,争论终于暂时消停下来。时至今日,朱仙镇年画,开封“云记”老店,开封博物馆新开发的年画,终于放在了同一个年画展示室里。

“主要是思想不统一。弄好了,朱仙镇年画会有大发展。”姚敬堂这句话显得意味深长。

观察·上期回声



《网络监督：蓬勃中呼唤规范》，2009年2月3日《人民日报》第8版《社会观察》

网络监督是草根的执着追求

网络监督是个新生事物,通过这个平台,那些关心政治生活、关注民生疾苦、关切自身利益的群众就可以把自己了解、熟悉、掌握的各种违犯党纪国法的事实公布出来。一定要呵护好这种力量。因为,这代表着民众的热情参与、草根的执着追求、社会的善意关怀。各级党委、政府应当善待这种新生的网络力量,本着“有则改之,无则加勉”的态度,虚心接受各种批评,诚心进行答疑解惑,耐心进行调查核实,给民众一个交代、一个明白,不能听见批评捂着耳朵,看见问题闭上眼睛,那样,不仅会冷落群众的心,失去群众的爱,还可能失去民众的支持,引起民众的反感,到时候“吃不了,兜着走”的是那些不把网络监督当回事儿的官僚主义者。

河南中牟县 刘长锁

网络暴力只是短暂的插曲

网络监督是公民实现知情权、表达权,履行参与权、监督权的重要渠道。新生事物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,但又充满着生命力。网络暴力是存在的,但我们坚信,它只是网络监督进程中的一段插曲,仅仅是短暂的插曲而已。这是因为,与报纸、广播、电视等传统媒体相比,网络监督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,具有实时快速、范围广泛、互动性强等特点,可承载文字、图片、视频、音频等多媒体,举报的内容可以非常详细生动,不受篇幅、地域、时间的限制,加上网络言论平台的公共性和自由性,在网上可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。随着法制化进程的加快和网民素质的提高,网上举报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,网络监督必将成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阵地。

人民网网友 刘新民

舆论监督成为一把新的反腐利剑

网络联系着中国数以亿计的网民。他们星罗棋布地分散在祖国大地——大江南北,城市农村,各行各业,各个阶层,各个角落,对社情民意了如指掌。中央和各级党政领导如果把网络监督用好了,无疑会对党和政府执政为民,反腐倡廉带来很大帮助。

2008年,网络监督以其卓越的表现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,产生了很好的效果。我期盼在2009年网络监督协助党和政府,在反腐败斗争中“网住”更多的腐败分子!我作为一个网民愿尽微薄之力!

人民网网友 佚名

网上有不同声音是好事

现在网上有不同声音是好事。因为网友的声音促使某件不好的事向好的方面转化,说明网友没有白白辛苦耕耘。如果网友没了声音,就说明网友对网络媒体失去信心了,这是很可怕的,我们不希望、也不相信会出现那样的一天。不能总是网友喊打,政府有关部门却不作任何反馈,那也会伤了网友的心。总之,网络监督与政府有关部门要形成互动,我们耕耘是为了收获,收获未来的希望。

人民网网友 李坤哲

责任编辑:周 朗
电话:(010)65368729
传真:(010)65368744
电子信箱:rmrbshgc@gmail.com
欢迎读者提供新闻线索、发表评论感想